

波德莱尔与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

宋柔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在波德莱尔和艾青以都市作为抒发对象的诗作中,巴黎这一意象都不约而同地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两者对巴黎意象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的视角、情感特征和审美现代性思想。他们从城市中获得了艺术经验、情感体悟、价值观念和思想路向,并通过现代性的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构造出异彩的巴黎图景。

关键词:巴黎风情;忧郁;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6)07-0056-06

巴黎是窥探西方都市荣光与丑恶的窗口,是破译19、20世纪城市文学精髓的密钥。它既是左拉眼中罪恶的天堂,又是里尔克心中“无与伦比的城市”。而波德莱尔与艾青这两位时空地域都相隔甚远的诗人也都曾与巴黎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在他们以都市作为抒发对象的诗作中,巴黎这一意象都不约而同地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本文旨以二者诗歌中的巴黎意象为切入口,多个方面去探索波德莱尔与艾青在不同时代对于城市生活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富有现代性的都市诗歌的理解与体悟。

一 “本命城”与异域之都

巴黎对于波德莱尔而言可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命城”。这座城市与他一生的轨迹都纠

葛在一起,巴黎既是他人视野的起点,也是他叶落归根的终点。在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那深情的笔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波德莱尔的巴黎际遇。出生于巴黎一所塔楼式老宅的波德莱尔,童年先后经历了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等变故。二十岁时,因与继父不和被家人送去海上远游,中途搭船逃回巴黎,并由此见到了一个经历了城市化改造的巴黎。巴黎充斥着新街道、剧院等各种城市化的产物,这些都给波德莱尔带来了强烈的印象冲击。后来波德莱尔创作出了享誉世界的诗集《恶之花》,也创作了以《巴黎的忧郁》为标题的6首散文诗。因为诗作触犯了当局权贵,他们以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之罪将波德莱尔告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波德莱尔删减六首诗歌。身心俱疲的波德莱尔在比利时度过了煎熬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简介:宋柔力(1992-),女,江西瑞金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的两年,1866 年病情恶化回到巴黎,并最终于 1887 年在巴黎病逝。

巴黎见证了波德莱尔一生的跌宕起伏,收容了他的忧郁、苦闷,慰藉过他受伤的心灵。他经历了从巴黎到异域又回归巴黎这样的轨迹。生活并游走在这座大都市里,他将俯拾皆是各种素材都收入笔端,并使得诗歌向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城市洞开。

时光推移,大约半个世纪后,艾青踏上了他“彩色的欧罗巴”,也踏上了巴黎这片热土。如果说巴黎对于波德莱尔而言算是“本命城”,那么对于艾青来说就是一座异域之都。和波德莱尔一样,艾青从小不被家人关注,因此自少年时代起他就投身于美术去寻找慰藉。1928 年他考入了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接着被林风眠院长推荐前往巴黎进行学习,因为家人不愿意接济,他就到巴黎工艺美术小厂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自修^{[1]103-109},并阅读了包括波德莱尔诗歌在内的大量诗作和文学作品,度过了“精神上富裕的三年”。在巴黎的游学时所接触的作品是艾青开启写诗生涯的触发点和动力,而巴黎的现代都市元素则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养料。

后来在艾青 30 年代回国后被捕的日子里,他以三年的巴黎生活经历为蓝本,在狱中用诗歌创作的方式书写下了对巴黎这座异域之都深情又复杂的回忆。40 年代,当世界陷入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艾青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巴黎,创作了《哀巴黎》,在对巴黎的哀婉中寻求一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80 年代,在经历了被划为右派,人生昏暗无光的日子后,重新勃发机能的他又再一次拜访了阔别了 48 年的巴黎并重新写下了关于巴黎的诗篇。30 至 80 年代所有在异域书写和书写异域的诗作都被他收录在了《域外集》里。当我们翻看这本小诗集,里面跃然的巴黎意象其实亦是诗人早年和晚年记忆的美丽点缀。

因此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艾青,伴随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巴黎都成为了他们心中剪不断的情缘,而这些经历与情感又滋养了他们笔下的巴黎意象。

二 异彩巴黎风情图

波德莱尔和艾青在诗歌方面都深受绘画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都用绘画的敏锐视野在巴黎这座大城市中看见了诗。当建筑、人群、商品在都市空间里高密度地交汇,这就决定了要把流动的巴黎通过诗歌捕捉出来并非易事。而波德莱尔却富有创建性地运用了通感的写作手法,在色彩的调和与声音、嗅觉的融合下塑造出了动态的巴黎^[2]。这种绘画手法在诗歌中的运用对艾青等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艾青亦把色彩当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他的巴黎题材的诗歌中也明显有色彩、视觉、声音的运用。然而当我们阅读二位的诗作时会发现从选材、视角到光影音的运用,呈现在二人笔下的动态巴黎风貌异彩纷呈。

首先从选材视角上看,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意象往往是泛化的,多为速写式的简单勾勒。他游走在巴黎这座光怪陆离的城,谛听着各种人造之物发出的使他欣喜又痛苦的“工业的牧歌,都市的田园诗”,可这些都无法激发他深层的兴趣。当卑微的底层人民飘入他的视线时,他在人群中找到了最能够呈现城市风貌的一张张脸颊,于是他使用诗歌与这些灵魂交流对话。他在《赌博》中描写有着“染过的眉毛,温存惑人的眼睛”的苍白的老娼妓,写她们“阴森的快乐”;在《给一位过路的女子》中写喧闹街巷里“顾长苗条,一身丧服,庄重忧愁”的陌生女子;他还写“讨要些残羹剩菜”的红发女乞丐,“行色匆匆,如同木偶一样”的小老太婆们,写“把土地翻了个透,悲伤而顺从”的农人……诗人刻画了众多形态各异的小人物,写“我”眼中看到的人群中的个体,更是描写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联,诗人

透过这些个体的命运反射出整座城市背后的矛盾与辛酸。

反观艾青,他巴黎题材中对人的刻画并不像波德莱尔那样鲜明和突出,他并没有把过多的目光放入人群,除了在《巴黎》中群像性的列出了巴黎那些“躁动的灵魂”:白痴、赌徒、淫棍、酒徒、大腹贾、野心家等。他在其余的诗作中更突出的是自我的视角。在他以巴黎为背景的诗歌如《画者的行吟》《芦笛》《我的季候》《古宅的造访》^[3]中都直接出现了“我”,更多突出的是我和物象以及自然环境的交流。在《我的季候》里“我”是一名浸润在秋色里,应和着街树枝头零落的雨滴,呢喃着“这是我的季候……”的行者;在《古宅的造访》里“我”是徜徉在“古木的气息”里,于古宅中凝视着“路易士朝式的家具/波斯纹彩的瓷器/和黑色雕花书架里的/拉辛、莫里哀、雨果的全集”的造访者;而在《画者的行吟》里“我”则是沿着塞纳河,俯视着“闪光的水平面”,遥想着“生我村庄的广场”,惆怅着“远方童年的记忆”的浪客。除此之外他也有少量诗作描摹了在巴黎的“他者”,如在诗作《老人》中用充满同情的语调描摹了一位饱受风霜的饥饿的老者:“紫铜色的面色有古旧的光/弯着的手的皱裂的手掌的/皮肤里蜷伏着衰老的根须/他在紧握着痉挛的生活的尾巴”——这种细腻深入的描写和波德莱尔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看,在二者的巴黎风情图中,两人视野的侧重点不同,波德莱尔对人物的把控要比艾青深入,他将画笔更深地刺向了城市的中心部分。而艾青则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角度与这座城市细腻地应和。

其次,从写作手法地运用来看。为了立体的呈现巴黎的风貌,二者都充分调动了多种写作手法,最为突出的便是都塑造了通感下的巴黎。波德莱尔在《巴黎风貌》部分的开篇《风景》中写到“我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

“蓝天生出星斗,/明窗露出灯光,/月亮洒下它令人着魔的苍白。/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天外,/我还将观望春天、夏天和秋天;”^{[4]199-201}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似梦还真的图景,静谧的夜里,深蓝的天幕下点点繁星呼应着窗前的灯辉,苍白的月光倾洒而下。在大自然的布幕下还有那亮眼的城市图标,那些桅杆、烟煤、钟楼,都在视觉上给予我们冲击,而“歌唱和闲谈的工场”又能够带给我们听觉上的想象。不仅如此,诗人还通过四季这一时空变幻的元素来使得这幅图景更有动感,读者由此对波德莱尔笔下的这幅精妙的四季“都市油画”充满新奇和期待。

无独有偶,在艾青的诗作《巴黎》的开端,诗人也采用了类似四季的时空变幻的元素,他模拟印象画派莫奈的视角,捕捉巴黎“黎明的,黄昏的,中午的,深宵的”不同时段的观感。他也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手法将绚丽多姿的都市元素填充入诗,展现了一幅喧闹匆忙的都市街景图。他描述到“在阳光里/电光里/永远的映照出/翩翩的/节日的/ Severini 的“斑斑舞蹈”般/辉煌的画幅……”在这里阳光、电光的交相辉映,带来光影的视角想象。接着他又写到“从 Radio/和拍卖场上的奏乐,/和冲击的/巨大的力的/劳动的/巨大的力的/叫器”“钢铁的诗章——/同着一篇篇的由/公共汽车,电车,地道车充当/响亮的字母,/柏油街,轨道,行人路是明快的句子,/轮子+轮子+轮子是跳动的读点/汽笛+汽笛+汽笛是惊叹号!”^{[5]14}伴随着诗人短促有力的句式,富有节奏感的诗歌基调,电铃、卖场奏乐、汽笛、车声、人声共同鸣奏了都市喧哗热闹的圆舞曲,这些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动感元素使得我们从听觉上产生共鸣。视觉、听觉手法的运用,呈现出变幻中的巴黎以及诗人复杂的情绪。

通过两位诗人富有代表性的巴黎诗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擅长运用色彩、光影、音调的调和捕捉城市转瞬即逝的影像,并借此表达

自己的思绪。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波德莱尔在选材上喜欢聚焦人群,他的笔触喜欢到达那些常人觉得不可表达的角落,因此他通感的手法往往借靠于阴暗面,他写骷髅、蛆虫等让人们感官所厌弃的东西反讽着巴黎这座大都市潜藏的罪恶,他的巴黎诗作中还常常出现“夜”的意象和“黑色的画”,所以总体来说波德莱尔笔调笔下的巴黎色调比较沉重。而艾青的巴黎题材诗作中,通感的运用往往则更细腻明丽,如在他的诗作 *ORANGE* 中运用了雪白泡沫的大麦酒,红色帐篷,海的蓝色的拉丁女的眼眸等一组想象的意象暗示对爱情的追忆。除通感之外艾青的巴黎诗作中还多运用夸张、象征、放肆的比拟,情感比波德莱尔更加外放奔腾,他曾在《巴黎》这首诗中呈现人格化的巴黎,他直指巴黎是个“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甚至直言“巴黎,/我恨你像爱你似的坚强”,可以看出艾青笔下的巴黎糅杂了浓烈的个人情感,比波德莱尔的表达更加直露。

两位诗人在对巴黎题材处理上的异同使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巴黎风情图显得异彩纷呈,他们描摹的巴黎图景背后所凝聚的精神气质以及情感特征也值得我们关注。

三 巴黎忧郁拾荒人与浪游者

通过二位诗人笔下异彩的巴黎图景,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两位诗人在面对日新月异、被现代化不断挤压的巴黎时所流露出的复杂情绪。他们承认城市的阴暗,愤怒于物欲对人的戕害、痛惜于人文精神的陨落,同时也充满了对古旧巴黎的追忆,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一种浓烈的忧郁气质。忧郁的字眼在他们的诗歌中频频出现。忧郁是两位诗人笔下巴黎的共同情感基调,但是由于波德莱尔和艾青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存背景,使得二者在忧郁的精神内涵方面又有所差异。

波德莱尔像是一位游走在巴黎各个角落的

忧郁“拾荒者”;而艾青则更像是一名漂泊在无根的异域,引发忧郁思绪的“精神浪游人”。对于产生忧郁感的“现代性”因素,波德莱尔是内发性的探索,而艾青则是经历了外在接受与内在碰撞的心灵之路。

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有一首《醉酒的拾破烂者》诗歌,他写到:“常见一个拾破烂的,跌跌撞撞,摇头晃脑,像个诗人撞在墙上,毫不理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直把心曲化做宏图倒个干净。他发出誓言,口授卓越的法律,要把坏蛋们打翻;把受害者扶起”^[4]。表面看来,波德莱尔勾勒了一位浑身酒味的拾荒者,但这首诗更像是诗人某种心境下的自我肖像。一方面诗人借酒表达自己在巴黎这座“罪恶之城”中的似醉实醒,另一方面他又借这底层人之口振臂高呼“要把坏蛋打翻,要把受害者扶起”。可见这位“拾荒者”不仅注重自我忧郁情绪的宣泄,还心系人情人性,富有社会公道正义。

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把大城市的喧嚣和事变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地挑选”^[6]。作为生长于都市的一份子,他流连于都市的各个角落,见证了巴黎的繁华与罪恶。他目睹了“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渗透了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7],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忍受着孤独、饥饿、苦难并且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些现代性的消极“伴生物”内发性地刺激了波德莱尔的苦闷与忧郁,他以拾荒者的身份在诗歌中记录城市的小巷、潮湿的马路,记录盲人、乞丐、老者。“古老首都曲曲弯弯的褶皱里,/一切,甚至丑恶都变成了奇观,/我听命于改不了的秉性,/窥伺奇特的人物,/衰老却惹人爱怜”^{[4]199-201}。都市拾荒者是波德莱尔的一种低置的姿态,他知道巴黎飘荡着很多同样忧郁悲哀的灵魂,因此他更愿意去俯瞰那些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底层人群,并在这些平凡的人群中寻找和重拾在大城市中被丢失被异化

的人性的本真,他试图把“都市”的垃圾“变废为宝”,从中找出治愈现代人精神痼疾的良方。

与波德莱尔完全根源于都市的内发性忧郁不同,艾青的忧郁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在他的诗歌《画者的行吟》中,对这份忧郁有很具体的阐述“那里/画着广告的小艇/一只只的驰过……/汽笛的呼嚷一阵阵的带去了/我这浪客的回想/从蒙马特到蒙巴那司,/我终日无目的的走着……/如今啊/我也是个 BOHEMIEN 了!”“我/这世上的生客,/在他自己短促的时间里/怎能不翻起他新奇的祈喜/和新奇的忧郁呢?”^{[5]14}在诗歌中艾青将自己看作是波西米亚的浪游者。他在巴黎时由于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学院派艺术教育,所以除了勤工俭学的外,更多的是处于游离的状态,像是自由浪游的边缘者。但这却给了他更广阔的空间去接触巴黎,法兰西的自由精神给了诗人释放自我的空间,他认可城市文明对人的解放,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城市文明遮蔽的暗角,看到了浮躁的精神、空洞的灵魂和人性的异化。“他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置身于淫荡、疯狂、怪异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咀嚼异国游子的内心孤寂”。鲍曼曾说浪荡子是因为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而像观光者那样不断的移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家园,所以浪游者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生活的嘲讽^[8]。

之所以把艾青比作忧郁的“浪游人”是因为艾青自小生活在山区,身上流淌着东方农人后裔的血脉,当他置身巴黎时不仅要面对异域局外人的身份,还要面对乡土视域与现代都市体验的碰撞。“在这城市的街头/我痴恋迷失的过着日子……”艾青拥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视野,但又无法真正融入乡村,又无法毫无挂念地投入城市,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漂泊感。他欣赏凡尔哈伦,认为他是用现代人的感觉看待事物的,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9]。从这点可以看出艾青在都市体验之外也格外注

重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关系,相信即使身处巴黎的他也会深深惦念着正积贫积弱的祖国以及家乡劳苦的人民。“但愿在色彩的领域里/不要有家邦和种族的嗤笑。”所以艾青的忧郁是一种带有责任感的忧郁,是糅杂了感时忧国的情绪以及身处异乡时那种局外人式的敏感的忧郁。

四 巴黎意象中的审美现代性

其实无论是“忧郁”的拾荒者还是浪游者,波德莱尔和艾青的诗歌中传递出来的情感都不是单一、消极的。相反他们把复杂、浓烈的情感投注在巴黎这座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体验也反映了二者对都市的现代性审美认知,而这一点也正是探讨巴黎意象的意义所在。

波德莱尔是第一个给现代性定义的人,而他的定义正是源自都市体验所产生的美学观。波德莱尔把现代性描述为现代都市生活碎片化本质上的“异化体验”,强调偶然、短暂、瞬间性。而这些与都市人群流动、陌生、冷漠的特性密切相关^[10]。同时因受到基督教“原罪观”的影响,他眼中的现代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美,巴黎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都等量齐观地表现出一种“撒旦的美”。正因为这样,表现恶中之美是波德莱尔美学观的精髓。波德莱尔在恶美的美学观下充分描写了社会之丑、人性之丑,但他笔下的巴黎又超越了资本主义污浊的现实,所以他在诗歌中常常营造梦境,他对巴黎始终垂悬着美好的幻想,保留着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净土。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包含着对死亡的赞美,哪怕对最黑暗的东西都敢于正视,同时他始终正视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并积极地运用美学的眼光对巴黎等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审美救赎,他认为人们应当远离欲望的桎梏,向美靠拢,艺术可以许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与波德莱尔相近,艾青在美学观上张扬“苦难的美”,但他特有的乡土的先验情感使得他的审美现代性更多反映在人情人性的张力上。他

借巴黎意象对本民族进行现代性审美反思,这点是非常可贵的。尤其是在 80 年代的巴黎题材诗歌中更多涉及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能量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更是把现代性的审美提升到社会人文的高度。在艾青的都市诗歌中他既客观呈现了西方现代性的魅力和危机,也呈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性的诉求及其困境。他的巴黎意象突破了自身的地域局限,既继承了西方现代性的相关理念,又包含了诗人站在本民族的基石上放眼世界对人类命运、人性弱点的探讨。他呼唤在钢筋水泥中失落的人性的脉脉温情,并企图用东方的善、真与西方的智、美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理想主义诗歌谱系^[11]。

其实透过波德莱尔和艾青两位诗人诗作中的巴黎意象,我们能够感受到都市美丑并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来的巨大的诗性空间。他们从城市获得艺术经验、情感体悟、价值观念和思想路向,并通过现代性的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构造出异彩的巴黎图景。无论是以巴黎为“本命城”的波德莱尔,还是在巴黎获得内化城市经验的艾青,他们都借巴黎意象对现代文明进行了反思和重构。透过这些我们能够看见城市化进程在文学中的映射,能够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市诗歌书写的异同,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人与现代都市和谐共处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 艾青. 诗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2] 汪亚明. 论艾青的都市诗及文化成因[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05):67-73.
- [3] 周翔华,张海明. “巴黎”的时空流转:论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92-97.
- [4] 波德莱尔.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M]. 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5] 艾青. 域外集[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
- [6] 辛娣. 本雅明寓言理论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 [7] 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
- [8] 邹勇常. 深植根民族土壤广采撷世界诗艺:艾青诗中的现代主义影响[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3-55.
- [9] 黄科安. 叛逆与忧郁:艾青诗歌创作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姿态[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75-79.
- [10] 肖胜伟. 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及其开创性意义[J]. 学术月刊,2008(8):116-123.
- [11] 左怀建,左抒杭. 论艾青早期诗作的现代性问题[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16.

[责任编辑:王 露]

On Image of Paris in Baudelaire and Ai Qing's Poems

SONG Rou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Baudelaire and Ai Qing's urban theme poems, Paris image takes up an integral position coincidentally. By using Paris as express object, the two poets show different perspective,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modernity thoughts. They obtain the art experience,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values and direction of thought and modern aesthetic thoughts from the city. Meanwhile, through modernity of aesthetic ideas and artistic picture, they construct the extraordinary splendor of Paris.

Key words: Paris image; melancholy; aesthetic modernity